

# 既生魄

张广天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既生魄



张广天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既生魄 / 张广天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2820-2

I. ①既…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1337 号

书 名	既生魄
著 者	张广天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唐 婧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820-2
定 价	6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错故我在。

人最深刻的悲剧，不是沉沦，而是不能彻底沉沦，而是终究要由命运辖制，回到既错的起点。

本书所记，得自江南钞本。十数年前，我曾路过天目山，昭明寺僧人误觉出其所藏七十卷琅嬛子稿本，阅之，难辨真贋。然卷中散记涂浚生情事，披肝沥胆，触目惊心，又摧伤怆恻，发人幽思。故奔波之余，执鞭之暇，常披览誉录，顺理章回，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经数载，补遗订讹，摘剔纰缪，遂成四本。至其核心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

稿本中有琅嬛子原批，涂浚生友人又批，经传藏者数人复批，凡知情者左左右右画蛇添足颇多，立书时删繁就简，此类盖化作一家之言，聊以敷衍，姑且听之，不做确论。书中之“我”，乃执笔者盖称，非我亦我，仅作视角而已。

又原稿所涉地名、朝代、岁月，多有不详，故成书只专意于人事，不拘时空，虚以涂家纪年及知名都市替之。特明示在先。阅者万勿一一对应，捕风捉影。

# 目 录

CONTENTS

1	缘起
15	第一本 春煜
145	零出
161	第二本 闵怡之
266	楔子
281	第三本 蔻蕾
369	过场
385	第四本 张永
512	结局

## 缘起

俗话说，酒壮俗人胆，歌咏小人情。酒和歌两样东西，似有神力，也确有神力。远古的时候，人是不能喝酒的，酒是酿出来敬神迎神的，待诸般祭祀停当之后，人才可以喝两口，意思是神喝剩下的赏赐给人，或者做大祭司的可以喝，喝了获得非凡意识，于是可以接神。歌也是这样，不像如今用来消遣，曾经是用来娱神媚神的，讨好众神，神喜欢了，才降到人间。所以，曾经唱歌跳舞的女人，要长得极媚艳极拔萃的，裙幅下的肉露出来要滑爽得惊悚，大不似我们现在印象中的巫婆。巫乃年轻中的雏莺，百花中的娇蕾，帝王垂涎而不敢受，专事神灵。当然，跟酒一样，神先用过了，王可以偷来用。这看起来大有弄虚作假的味道，但至少中间隔着一层敬畏。

人越过神灵，将酒和歌直接用来享用，好比祭自己，先不论不敬不忠，实际上很不吉利。娱神的变成娱人的，醒神的变成喊醒自己魂灵的。于是，歌越来越难听，丧失了神气，同是媚，媚神的叫做艺术，媚人的叫做卑贱。又酒性本是托着谷米的芳醇诱神而临，如今闹得自己的魂灵不得安宁。所以，不是进入愉悦的境界，直是魂舍分离，闹得稀里糊涂，五内俱焚。

这涂浚生也瞧不起自己，借着酒和歌，要壮着胆子纵情，一路跌跌撞撞、荒腔走板地走来。他觊觎那把纯金的勺子很久了，它躺在林荫道一侧的寄售店里，在明澈厚实的玻璃橱窗后面。这下他将一肚子浑酒当作一部汽车，加足油门就开到店门口。夜深人静，星月光下，金勺子流转着平素难见的火彩。浚生学着醉拳的态势，一个趑趄，趁摔出去的倾力将肩膀猛撞橱窗，只一团赘肉



贴紧了玻璃，像是负压吸住了，退回来倒有点吃力，玻璃竟丝毫无损。又转了下头，用脑壳顶了一下，仍无济于事。开始还在心中说，这番我是醉酒了，凭我装疯卖傻，哪怕有人看见了也未必作我是小偷；到后来使出全身劲道居然也不奏效，这个偷与不偷的念头便全然消释，只剩下恼羞成怒，恨不得路边捡到一把铁锤，生猛地去砸。正有一名去接晚班的妇女路过，看他这般困兽犹斗的样子，又害怕又恻隐，猜出他是喝多了失控，犹疑了几步也终于上去拦劝……“哎，小兄弟，不好这么撞的，你头上都是乌青块……你吃醉了，我送你回家吧！”他被这尖利的高频震醒了，一时想象力跃然，带着他的脑袋已经穿过玻璃，脖子卡在碎裂的棱上淌血。一俟意识中看见这般结局，倒开始后怕性命。于是挥挥手，对妇女说：“走错门路了。你不要管我，我坐一歇就好的。”说完，坐下来喘气，耷拉着脑袋。女人不放心地看他，看了又看，怕他酒性又起做出不良之举。他吐了口痰，又挥挥手，像是把什么东西扔出去。女人的恻隐顿消，只将世俗的善心薄薄地糊在脸上，支支吾吾地落荒而逃。

这年他十五岁。去表哥的婚礼上喝酒。人都说他从小能喝，就鼓动他喝出去一斤多白酒，还混着几杯黄酒、啤酒，就喝成这副样子。表哥用轿车送他到弄堂口，他摆摆手让表哥回转去，说自己走到家没问题，表哥就走了。他往弄堂深处迈几步，看表哥车已远去，便生发出上面那件事的念头，转身走出来，跨过几条街，就来到寄售店门口。

这下踉跄着回来，人一头撞在花园的铁丝网门上，网眼中钻出的几朵月季刺了他的脸。满重量的身体砸在硬物上都是麻木的，反而几枚荆棘扎进皮肤还略感灼痒。他最喜欢月季玫瑰蔷薇一类，喜欢它们带着水气的香味，闻久了也会醉，他一直相信真正漂亮的女人的体香就是这味道。要深吸，吸到闻不出气味，然后气味从肺里反上来，就会上头，这时候脑子一片空白，伸出神经暗暗牵扯下身。这天夜里的这个时候，他也不顾刺扎手，一把就抓一朵淡黄的大月季，直将花瓣塞进嘴里咀嚼，心想一脸优雅的标致容貌被吞进肚里了。每吃一朵，便是吃掉一个女子的脸蛋。他连吃

了三朵，顿时想起了什么，脚步便努力放轻，轻也轻不到哪里去，醉酒的步子是最难控制的，明明想踮起脚尖，结果却踢翻了一个花盆。他怕惊动睡下的人，又怕真正谁都已经熟睡。这个花园里住着两家人，一家就是涂家，另一家姓裘。熄灯了，唯独裘家小妹妹裘菲屋里的灯亮着，这个小房间的窗户是朝着花园的。他径直就走到窗户前，整个身子都趴在窗户上，希望裘菲能看见他。曾经有几个下午，他放学回来，裘菲也这样整个身子趴在窗户上从里面向外张望他，还做手势招呼他。这会儿他看见小妹妹睡着了，床沿下掉落一本画册，半身背脊露在被子外面朝向他。这背脊跟他想象的一样白，许多微妙的隆陷专为牵引男人的视线铺设，又两肩上挂着深紫色的丝带，这让他略感吃惊，难道她前胸已经鼓胀了吗？她是一个小女人了？她显然睡前看画，看着看着就入眠了，忘记了关灯。要是这会儿她醒着该多好！定是能看见他趴在窗前，会很高兴的。可是她深深地睡了。浚生又想裘菲会不会没穿裤子，万一翻个身露出下体。下面也应该有毛发了，跟她时髦的头帘一样柔顺而挺拔。他曾经在一个竹篾围起来的工棚浴室的破处瞥见过女人洗澡，一个女工的下体吓坏了他，原来洁白的女人的腰下竟长出粗汉的胡子。他这个年纪，喜欢想象女人是洁白的，相信一切广播里传出的美妙弦乐都是歌颂这类洁白的。可是，裘菲也要在下面长出一茬胡子吗？仿佛那些毛发只是男人的标志，女人长出来就不是女人了。浚生这时安慰自己说，即使长，也应该和头发是一体的。裘菲的头发多美啊！细密地分离着灯光，让光幕历历如丝绸，又还不塌软，有内力张挺着。她的那片应是细草，掩隐着月季花。不！是玫瑰！酒红的玫瑰！开出一半，含着盛开的野心。可是现在他为什么急迫地希望她索性长出一篷胡子，有大舌头从胡子里吞吐出来？现在为什么洁白和浓黑以及猩红交织在一起的冲突将他喝醉的心拱到嗓子眼了呢？他觉得下面膨胀起来，直顶着窗台下的红砖，隔着裤子摩擦着砖面的毛糙居然不疼，肉真的在一刹间有钢的力量。洁白，浓黑，猩红，不断跳闪，越闪越快，直至红白黑凝在一起化作了一场暴雨。大雨骤降，雨点打在窗户上，还夹杂着冰雹，噼里啪啦。他瞬间冲刺，化烟，

稍纵即逝，顷刻松软下来，只那纵的片刻，世界停顿了一下。然后，裤子没法要了，全部湿透了。他伸手进去抓一把，糊在裘菲的窗户上。这已经是恶作剧了。他希望裘菲明早起来能够注意到玻璃上的斑迹，质疑这片斑迹，试图擦掉它，用抹布，用穿过的旧衣裳，最后哈气，吐出她肺里面的津液，蒙住那一团斑迹，这样他们事实上就交融过了。交，这个字让他兴奋了整整一个青春！

而现在，女人是脏的，挂满食物残渣的胡子是不堪的。裘菲也是脏的，别看她一抬小下巴那副纯样，其实是脏的。如果这时候她再端来一碗他们家包的馄饨，他是不吃的。她的手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这时他怕雷雨惊醒了裘菲，怕裘菲看见他。

他开始呕吐，把酒和饭菜吐得一地，秽物覆盖了月季花瓣。电一闪，雷慢一拍响起，雨水将他淋得像一条过了水的哈巴狗。他掏出钥匙，开门，进屋，他逃离现场，好像他把自己也当作污垢弃在了花园里。

在勒拿河西岸的雅库茨克，引跃如和大不韪找到了珞碌子。他住在郊外的木头房子里，这房子是他新近自己设计的，夏天活动土层下的坚土露出来时，几个雅库特人和他一起去森林砍木头，拿原木建造了一个穹窿顶的帐篷式建筑。走进去俨然皮毡房的格局，但刨方的大粗木柱子很气派，还有二层雕花的栏杆围起来的小走廊，人站在上面可以俯视大厅，有点戏场子里包厢的味道。落地的长凳分节围成一圈，厅中央放着一架西式的贵妃椅，上面铺着一张棕熊皮，珞碌子就斜靠在上面。他从布尔根森林迁到此地已经三年了，与几个雅库特女人生活在一起。雅库特人是上古敕勒人和极地使鹿部族混血的后裔，面孔长得像蒙古人。敕勒人善造车，他们的车子其实就是将珞碌子这么大的圆形木房子搁在车轮上，所以轮子巨大，高车伟室，吃饭、睡觉、开会、做生意，都在车里，驰骋平坦如席的大草原，畅通无阻，所以，又叫高车族。使鹿部在北境荒原靠海的地方，捕麋鹿养麋鹿驭使麋鹿。但大部分在西伯利亚的人，其实血脉上都是同宗，只是生活方式迥异，被冠

以不同族称。这个狩猎，那个游牧，还有农耕，或者制造金器，等等。反正，后来都被讲俄语的人统辖了，成为革命后苏联文化中的少数民族。珞琍子长年久居西伯利亚，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为了简单地隐居偏远之地，只是喜欢外面冰雪满天屋里炉火融融的安适感，有女人围着，有可口的鱼汤。

“又是秋鲑鱼，我吃腻了。”引跃如说。他不得不贴着墙根坐在围圈的长凳那边，远远地跟珞琍子说话，“一个人连吃三天鱼，即便余汤、油炸、清蒸、红烧，也还是要吃腻的。”

“我不觉得腻，”大不韪说，“我喜欢秋鲑鱼的鱼籽。我吃定的东西是放不下的。”

珞琍子吃的是烤鱼，明火烧炭的烤箱就安在贵妃椅边上。卑厥黎帮他找那些连带着焦皮的鱼块。卑厥黎是一个看上去才二十出头的女人，略宽而稍扁的脸居然也显得娇艳。

“你们，一个在关内，一个在米兰，凑到一起跑到我这里来，也够不容易的。我们师徒也该有三年没见面了吧。上次在布尔根，是哪一年？”珞琍子问。

“按公元纪年，是2013年；按干支，是癸巳蛇年。现在是丙申猴年。”引跃如答。

“时间，是俗世的标签。空间，是生命的牢监。真的是循环的，真的空间是交错的。事物在变化，生老病死，高低大小，春夏秋冬，昼夜明暗，而已。无所谓前后，无所谓左右。按下一次生命，怕是2013年还未到呢！过去现在未来，只在我们师徒相遇的机缘中才有分别。之后你们去哪里，或者我也可以说之前你们去哪里。这些雅库特人和我们，还是非常不习惯俄语中时态的限定。我们说话是没有时间的，任何动词都可以任意限定。我们说话，是根据生命的盛衰以及事情的要略来体会动词的。比方，现在这个境遇，我就是中心，雅库茨克就是中央。我不以为我深居偏远之地，也不以为这是2016年。这只是夏天，明年还会有夏天，去年也有夏天。更直接地说，什么叫现在？你们只关心你们的段位，关心成仙成圣的路还有几许。事实上是，你们还没有到达我，这就是你们的空间和时间。”珞琍子说。

卑厥黎燃上一支烟，插话进来说：“我看，他们不是来会面的，倒像是辞别。”

珞碌子盯着卑厥黎的脚。她是赤足的。她赤足很漂亮。又说：“你说得对。他们来告辞，来我这里想看看还有什么剩下的东西可以拿走。”珞碌子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或者，让她随你们去吧。你们或者想，她与我朝夕相处，会得一些真传。”又转过脸看卑厥黎，说，“你随他们去吧。他们跃跃欲试，希望大显身手，不是我考验他们，而是他们想去经世，看看我教他们的派得上什么用场。他们是给我出试题呢！”

“您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一个搭档，一个女人做搭档？”大不韪有些疑惑。

“是啊，一个女人。她多美啊！你们不喜欢她吗？”珞碌子问。

“她是夫子身边的宠爱，您怎么舍得！”引跃如说。

“还有她的妹妹和姐姐会陪我。”珞碌子直言，“你们需要她的。她也需要你们。听说你们来，她早先就跟我说要走了。”

“先生有什么忠告？”引跃如问。

“我听说，在东南江边的大都市上海，有一个叫涂浚生的少年，他在困境里。你们或者能帮他。”珞碌子像是指点他们。说罢开始喝汤，撇去汤面上的浮油，很仔细地用勺子在碗里搅拌。

“就这些？”大不韪诧异。

无言。

“先生是怎么听说的呢？”引跃如更加诧异。

先生不答。

卑厥黎、引跃如和大不韪三人，他们从马戈拉斯附近的旷野出发，要往马根机场方向去。因为 A-331 公路条件不好，他们选择骑马。将近黄昏时分，他们来到一片林子。夕阳下，林子深处透露出几点橙色水晶的光焰，还有一道道带着浅玫瑰晕的白色线条。走近了看，原是一排排高大白墙的房子，那些玻璃窗正反射着落日的余晖。卑厥黎说，这个地方叫申各留。引跃如建议到城里吃过

饭，留宿一夜再走，说至少可以吃一份烤羊排，来抵消那么多餐的鱼腥。卑厥黎笑了，并策马跑到他们前面，飞也似地将他们甩到了后面。她旖旎的脖颈下的背脊是有阔肉的，西来的光线照着，泛浮着脂滴的珠光。

“这个女子，顶多十九，二十。先生艳福不浅，挺知道享受的。”大不韪远望卑厥黎的背影，赞赏道。

“先生寿数你还记得？怕是几千岁不死的人。”引跃如说，“他身边的女人也不会是我们的年岁。”

“你记得你的岁数吗？”大不韪问。

“至少两个甲子有余。”引跃如得意地说，“因为我盘透了两块玉。话说盘透一块少则一个甲子，多则百年。”

然而，引跃如看上去才四十好几的样子。

“我入道的时候，已经一百零一了。是你兄长。不过按师门规矩，晚来者居后。”

“所以，我想，她弄不好是我们奶奶。”

他们进了城，首先看见一个报刊亭。铁皮的屋顶刷着苹果绿的油漆，看着很诱人想喝一瓶冰镇汽水。可是，没有找到报刊亭的主人，也看不见报刊和货物。于是，大不韪去敲门，不想轻轻一触那扇包镶铝皮的门，门就倒了，震起地上的一篷灰，飞扬得将眼睛都蒙住了。等尘灰落定后，居然看见亭中有热水瓶那么大小的六七只老鼠乱窜。

他们又往前走，发现那些高大白墙的房子上的玻璃窗几乎都是破的，有的窗框散架，悬在半空，仿佛一阵风过来就要掉落。每间房子都是空的！水管生锈，大多在经冬的时候已经冻裂。随处可见商铺，邮局，医院，间有游泳池和电影院，十字路口有个不小的广场，大理石的伟人雕塑断了一只手，有欧椋鸟停在另一只完好的指引方向的指尖上打盹。雕塑不远处是火车站，桦木搭建的环廊和宽梯风雅别致。随处的灰土都像积雪，不能轻易走动，挪一步就会动扬积尘。于是，他们落坐在车站进口处的木梯上。

这是夏天。西伯利亚的夏天有时比汉地南方的酷暑还炎热，而夜间又温度骤降，冷得像三九天气。

原来这是一座空城，一处被废弃的工业基地。

卑厥黎骑马从广场东头冲到他们眼前，又纵弛缰绳任马绕着广场飞奔一圈，搞得飞沙蔽天，云腾遮日。两个男人直是埋着头不敢抬眼，使劲捂住鼻子和嘴，大气不敢喘一息。待这一阵消停后，只见女人从马上扔下一个麻袋，里面满满装着一串串紫色的野葡萄。女人说：“这里的野葡萄熟得早，我从工会大楼后面的花园里摘来的。”说话间，令两人更吃惊的是，刚才那么一通旋风般的折腾，她身上竟然尘埃不染，露肩处还是罩着一层宝气，细芒历历，弥芳菲菲，炫人眼目。

“怎么从野生植物的块根中获取淀粉，从怎样的草木中提炼食用油，这些都不用我教你们吧！”卑厥黎似乎下达了露营野次的命令。这两人吃吃葡萄止渴消暑后便开始工作。他们甚至从一处工棚宿舍里弄来像样的锅盘碗碟，还有几个高脚杯，另有几床厚厚的羊毛毯。

他们在广场一侧起火煎炸，像绅士一样，优雅而美美地吃了一顿。

夜里，三人宿在电影院。睡前，卑厥黎用意念放了一部电影，清晰地投射到银幕上，是关于雅库特人历史的文献片。大不韪抱怨为什么不是环绕立体声，他受不了只有高频的单通道。卑厥黎说，法是无边的，她的本事也就到这儿了。

引跃如弄亮了几盏铁皮灯罩的白炽灯，光线有点昏暗，但正好定点在影院座位上的几处。三人各选一个灯点睡下。一处在前排，一处在中间，第三处在二楼第一排靠墙的地方。卑厥黎选了二楼的座位。于是，相距遥远，睡前三人说话都须扯着嗓子，特别像一出布莱希特式的舞台剧的对白。

韪：这简直就是一座鬼城！我们三个成了孤魂野鬼！

卑：说给你们听，你们都不信。这城里还有人住。一个老头和他两个孙女，带着一条萨摩耶犬。他大孙女十八岁了，好像去年跟着一个中国贩子去北京读书了，据说在中央美院学实验艺术。夏天这会儿姑娘应该回来度假了。

引：你认识他们？

卑：先生跟鲍里斯大爷是至交，老头是“星期四雷神派”的大巫师，据罗斯时代的记载，星期四是雷神祭祀日。

赅：他们是白人？

卑：鲍里斯是苏联时代从欧洲过来的，在劳改营服役，刑满释放后就留在本地娶妻生子。严格地讲，整个申各留市都是劳改犯建造的。这里辉煌时期有钢厂、电子仪器厂和制冷设备厂，甚至还有梅耶荷德派的剧院。苏联人从东正教的教堂里出来，说无所谓得救沉沦，没有来世天堂，不怕惩罚和死亡，自己过自己的，可是这些自己弄着弄着又弄出来一个祖国，说人间天堂是用来救祖国的，全然忘记了革命伊始以祖国来拯救理想的初衷。

引：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

卑：从马加丹港直达鄂毕河，广袤可万里，遍布这样废弃的工业城市。谢姆昌，共青城，奴姆基，上古巴哈，阿雷克里，格列米哈，数以百计的地方，断电，无水，没有暖气，旧电车、破轿车、生锈的坦克、核废料随处可见。真正准确地可以叫做“工业后”时代。工业后，野草和杂木掩埋了钢和电的骄傲，一旦科技的灵魂远去，洪荒就吞噬了一切。

引：所以先生说，时间是俗世的标签。

赅：倒是星期四雷神派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到来了。

卑：巫术是古代的科技，科技是现代的巫术。然而，当没有古代和现代之分时，科技和巫术也没了分别。抗氧化自由基的研究和延年益寿的学问，你分得清哪是巫术哪是科技吗？到头来都建议你吃松茸、灵芝或者喝深海鱼油之类的。鲍里斯大爷就说过，北极的尤南干人大杯大杯地喝鱼油，什么病都拿鱼油治，一喝就好，屡试不爽。现在药房里，将鱼油裹在一粒一粒的胶囊里，那么点点滴滴地吃，效果自然微不足道。

赅：白天太阳照来，看你肩上背脊上油光光的，估计也吃了不少鱼油吧！

引：想知道你的寿数，能告诉我们吗？

卑：到这个鸡年，丁酉年，我就满三百七十岁了。



甦：师兄没有猜错，她果然是我们的奶奶。

引：人前将来我们怎么称呼呢？

卑：在涂浚生面前，你们这么称呼我会吓着他的。

引：不如叫你卑姨。书上说，十八姨，风神也。又姨也是美女子称谓，也是长辈女弟。

甦：好！这个称谓好，着实不屈你。再说人前这么叫你，以为是风雅中排花名，必不生疑。

卑：不过，我听说，旧时两男狎一妓，彼此互称姨夫。

这话说的，顿时令两个男子羞煞语噎。不过之后，他们还是就称卑厥黎为卑姨了。

甦：我想去会会鲍里斯大爷，看他有什么高明之处值得学。我听说，俄国人相信灵魂是在颈窝里的，他们所有的穿戴和法术都将颈窝护得很严。

卑：再高明的法术，也都是关于对时间的认识，而不是颈窝。

引：此话怎讲？

卑：宣统，道光，民国，公元，希吉来历，都是人定的名号，用来计数强权者的功业，实则没有真意义的。

甦：那么历史呢？如果没有纪年，我们怎么记录历史呢？

卑：那么在历史以前呢？历史以前难道没有岁月没有文明吗？在历史以前有过无数个文明，现在谁还记得？这个文明终结了，难道岁月不再延续吗？如果这个文明之前有十万年，如今这十万年也早已烟消云散，可是人还是一代一代活下来了。洞中一日，世上千年。如果我们拉长每一声叹息，但当我的叹息长过世人的生死速度，我就长寿了。时间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你走得越快，离死亡越近。所以，时间不是前进的，时间可以逆转，可以横向，可以进退归去来兮，可以左右中正偏兮。为什么黄帝可以不老？彭祖可以长寿？而外面世道上的人越来越短命？都在于人们连一声叹息的耐心都没有。

引：你的意思是，时间是心的时间，而不是时间的的时间。